



雞肋編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後是豈非雞肋之腊邪然方其擷蘆菹鳧苽而餓于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

乃隱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眺云二百年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年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長白水衣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粧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名任名餽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餽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日昌堂兄弟木目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鈴又云擲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誦者

有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謎云左七

右七橫山倒出甌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
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為蒼生

京師賣生菓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
令勃然人方以新而為好至食者須雪去之元祐中
有李閱待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為謎云賣者不識買者
識蓋以識為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為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
韶王子韶又有江鬲人亦戲云江鬲隔江問巫馬期騎
馬無未有對者元祐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
訝其遠宦云要令後世無對元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
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以錢衡水盜

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實無
且欲與山子馬為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為文資
擢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既至館中氣尚未平獨坐
屏處時秋陽方烈為日所射久不遷坐有同僚怪之問
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私間事關公甚底問者初尚未
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既而易為他官又宗室仲輓知
太宗正司以待漏院為大小字如此者甚衆其長仲忽
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手弄麀聚憂伏獵無以異矣又
有楊通者任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云人臣而持主斧
僭紊名器遂行禁止刊於續降勅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瘵與濟逝為韻種萬
首云信宿罷蕭洒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嫖姚
作平聲八仙歌押兩船字狄明府兩濟字洒字有三音
而瘵但切側界去病為票姚校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
顏師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
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
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
其意而略其義也如濟二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
字或者遂謂不上船為蜀人以衣襟為船余嘗至舟中
問土人則不然後見范傳正太白新墓誌云玄宗汎白
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

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尔

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掬宜包貢青鐵
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冶多鑄廣故物重
為弊其子子夷亦能詩嘗云當易無字作雖乃可又一
篇云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議者又為維
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多為蓋貶駁他人易於為工也
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成之策况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丘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
見刻為丘墳韓公井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
郵氏之居猶想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

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此詩以保為主下
二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段灼梁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少時

過荆南白碑驛見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其碑

石瑩白驛因得名或云後製大晟樂取石為磬未知信

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于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於文行故

也余嘗以一絕記其聞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名標

八俊接英聲李膺杜密文章萬古猶光焰李甫疑是天私李

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蘇武資歷文章亦等夷蘇味道

思若涌泉名海內蘇頲從來蘇李擅當時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

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取以為几案盤器又雜

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又出青

甃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製樣

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有間用蠟裹咫尺之木以書傳

言謂之柬板既便報答又免謬誤其後事欲無迹者廢

紙而用板浸為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加以絨繩有盛以

囊者至崇寧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公禮幾無用牋楮

然利害所繫有濡紙而模印字畫以為左驗者俗之薄

惡亦可見矣

鳳翔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蓋為中尉
韓全誨等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嘗徘徊其
下也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驛韓建軍嘗
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
也其石隄谷在城西南十餘里殺十一王處今有堂作
釋氏十王像焉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
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
王而釋子附會為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
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脉知

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脉
當作僧道然不一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尔亦
見於小字也問之果尔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
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脉出寸口者當為僧道今
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
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
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脉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
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
術故以為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脉得名而未
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李義山河陽詩

亦云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復塹埋雲子世莫識雲子
爲何物白彥博云其姑婿高士新爲吉州兵官任滿還
都暑月見其榻上數囊更爲枕抱視之皆碎石勻大如
烏頭潔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雲子石而周燾子演
云雲子電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名義山謂埋於溝
塹則非電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楊何字漢臣圃田人也登進士第爲南陽士掾狂率喜
功劉汲作帥就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
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牝驢牡馬生騾子道
士師姑養秀才蓋謂其父本黃冠母嘗爲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經旌表今門闕猶存介甫

詩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而史不書余
攝尉襄陽嘗得尹孝子母墓誌於卧佛僧舍以爲柱礎
未暇取而罷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饊子又名環餅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師凡
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
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
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
檐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
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歌則箇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
多東坡作儋耳隣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
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

壓匾佳人纏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為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為其模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為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為漕使每傳觀公櫝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盟矣以是知其為偽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火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盃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

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禮文云缺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為乖喪如親王納夫人亦用拜先靈合髻等俗禮李廣結髮與匈奴戰謂始勝冠年少時也故杜甫新婚別云結髮為君婦而後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髮合梳為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不經不可以槩舉南方之俗尤異於中原

車駕在越嘗有一執政家娶婦本吳人也用其鄉法以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擲於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既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

錢襮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與使女之親男女抱以
登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子父傍
飲三五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
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于榻上再適者坐于榻前其
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怜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為非
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為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今
適隣郡人皆以為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族力稍厚者棺
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常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
家亦不設塗甕至頓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
則不祭唯旦望節序薄具酒葬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東養蠶之利踰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

以為柴薪為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贓不多薄刑不足以
戒欲禁繫以苦之則憚於囚眾單州成武令聶志兗州
人起於白屋知民間利病有獲此偷即依法決遣而據
所徵贓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都保伍畏於
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即已拘縻一月矣
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
贓罰里正諭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
大受賜人有相讎害者於樹榦中去皮尺許令周匝謂
之繫裹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
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
蘭蕙葉皆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篁中

花再重皆三葉外大內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內重一葉
色白無文覆卷向下通若飛蟬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
短每枝一花者為蘭莖長一枝數花者為蕙本草載蘭
草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枝花紅
白色而香生下溼地澤蘭生下地水傍葉似蘭草赤節
四葉相值歧節間馬蘭生澤傍氣臭花似菊而紫山蘭
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又有木
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
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都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入
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衢州開化縣山間多春蘭而醫僧
允濟謂蘭根即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

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隱居謂近道處有之又與蘭
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為白薇未知是否夷齊採食豈謂
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

蕨有青紫二種生山間以紫者為勝春時嫩芽如小兒
拳人以為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陰者可煨金石葉大則
與貫衆狗脊相類取置田中或燒灰用之皆能肥田又
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葉瘦硬人取以覆墻又雜
泥中以砌堦甃澁而難壞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
暴乾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飴俗名烏糯亦名蕨
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紹興二年浙東艱食取蕨根
為糧者幾遍山谷而本草亦不載也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冷飲無
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卧則以首
外向簷下籬壁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
雨淋淫秋則常苦早曠如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
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也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云
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為諱言及無
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
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
謂泉乃橫流故尔蓋滅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諺又
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啜背地廝說言
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
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為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
水波輕揚為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
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魯荆揚多水其
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為
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為能耳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虱癥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
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為信嘗泊舟嚴州城下
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粧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
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蟲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

語不為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為不妄也
又在劔川見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雖禪袴亦然蟲
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蚤則置衣茶藥
焙中火煖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于遠
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
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相
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
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問曰
來時有冠否則荅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盡
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

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
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
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
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
王為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
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
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為邪道故不
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
麻謂其魁為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
甚重然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

何執中守官台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
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
之窮究何以雜物有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
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
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
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眾乘亂
而起甘嗜殺人最為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
為戾耳但禁令大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
家流放與死為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
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
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余既書此未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為人
所告逃於嚴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
阻險為拒殺害官吏至遣官軍平蕩兩州被患延
及平民甚眾殊可傷憫

南方多梟而比西北絕小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勞
疾漢重五日以梟羹賜羣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
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
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
州卧于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
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歐而奪之及即

位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為耻然未知以欺為賴其
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為伍伯而父犯刑恐他
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
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
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火
柴頭漣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蘆根為諱蘇州人喜盜諱
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
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
諱師姑呼為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為爪與
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
良家^女多為所染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盛而

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為九百或以乾為九
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
劉寬以客罵奴為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
友朋以畜生為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為傷毀之極
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嬌之類可耻賤者問
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為粉和以為團有大數升者以胭脂
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為諱想必
有說特未知耳

唐方伎傳云長社人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載其相蔣
儼等八九事甚異而劉義節傳云其子思禮相人於張

景藏景藏謂思禮位至太師後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斬於市然則其術不無中否但采其中者稱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曆論命者多矣今錄貴而凶終者數人方其盛時未有能言其末主之災也以此知陰陽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為可恃耳張邦昌元豐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時王黼元豐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時燕瑛熙寧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時聶山元豐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時趙野元豐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時朱勗熙寧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時王寀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時蔡攸熙寧十

年丁巳月 日 時鄧紹密熙寧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時如歲者童貫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時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為耻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要一妓始為厚也凡娼皆用子為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綿裙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

留髮冬月以括萋塗面謂之佛粧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原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爲屈也

唐李道廣字太丘相武后元絃字天綱相玄宗皆陵之後韓愈亦頽當之裔也見宰相世系表

春秋鄭伯突入于櫟注云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陸德明音翟徒歷反廣韻乃音宅魏翟璜漢翟公皆同音至方進則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據也

扁鵲姓漢高祖傳顏師古音步典反千姓編乃音辯云莊子有扁慶子陸德明音篇又符珍切

長孫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謂房玄齡曰順

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太宗兒女三十
五人晉陽公主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
因以癯羸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至投牀取佩刀
自向既立晉王又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
仁懦得無爲宗社憂柰何豈不以兒女牽愛乎若引佩
刀欲堅羣臣之心謂之權術可也而日數十哀當忘無
剛氣之語矣

太宗常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
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
玄宗在殿廷翫一嘉樹姜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
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義方買第後數日愛庭中

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此又足見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謂其湛基廢務罷發運使笑曰遂與多酒慢公爲對矣蓋諺語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見於北史宣和壬寅歲自京師至關西槐樹皆無花老農云當應來年之早與二麥不登已而信然諺云槐宜來歲麥棗熟當年禾

彭城學中有古碑夜輒有聲如擊磬劉愿恭叔秦州八行爲徐州教官云嘗聞之原州真寧縣要冊湫廟中崇寧間衆碑津潤如流獨一碑否是歲多役宣和中復如此

陝西沿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熙州斤麩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臊唯原州二物皆美麩以紙囊送四旁爲佳遺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無之則不清嘗在平江常熟縣見官務有燒灰柴曆漕司破錢收買每醅一石用石灰九兩以朴木先燒石灰令赤并木灰皆冷投醅中私務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朴木葉類青楊也李百藥爲杜伏威欲殺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旣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飲之無恙豈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鄭州去京師兩程當川陝驛路有紀事詩十餘韻其切當者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無

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詩云沙堆套裏三條
路石炭煙中兩座城又云土洞裏頭行十日山棚上面
住三年謂中倚高山自過蒲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
寧州亦云雞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轉一條街蓋州依
山而立通衢宛轉而上也三水會于城下故驛名三河
謂九陵三橋馬嶺皆合流於涇九陵河在東南出慶州
華池縣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橋河在城西北
自襄樂界來不知其源馬嶺河在城西自慶州樂蟠縣
界天固府下流至縣水經注云洛水一名馬嶺川俗謂
寧州有三不可斬蹴踘瞭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
有詩云憲州渾如枉死市奇嵐彷彿似陽間邠州有十

物謂雪下炭賤雨下水貴出北門遊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北
白馬澗張氏舍時山上設烽火夕舉以報平安留月餘
即過浙東臨行書一絕于壁間云昔年隨牒佐邊侯愁
望長安向戍樓今日衰頹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
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白馬澗去城十八
里張氏數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留余所居於壁邊題
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諺云麥過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
雨所損十八

順昌種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

王恬智叟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丹
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

人家養雞雖百數獨一擅場者乃鳴餘莫敢應故諺謂
一雞死後一雞鳴嘗在處州斂川見佑聖僧舍養二雄
雞每啼則更互競發飲啄栖游亦不相鬪古云兩雄不
並栖此豈無所競而然邪廣南則羣雄競鳴又不可解
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為人賤先
須看四般飯遲倚屎疾睡易一作重著衣難蓋無不應者
也

寧州要冊湫廟殿壁山水皆范寬所畫土地堂壁有包

氏畫虎趙評事馬皆竒筆廟東興教院人物亦寬畫張
芸叟謂面目大小銳失王者之相蓋人物非所工者後
殿有甘草一枝長二丈餘其大如臂亦異物也

寧州龍興寺有開元二十二年所寫華嚴經記唐忌辰
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聖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
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遺其崩日者
河間老卒云蠶子最耐寒熱臘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
新水浴過至三月間雖熱而桑未可採則以綿絮裹置
深密處則不生欲令生則出置風日中每槌間用生地
黃四兩研汁洒桑葉伺之則取絲多於其他白樂天地
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二者當俱可信也漢

水漁者取蠶腸以作釣絲云雖掛千斤亦不斷長只數寸蓋皆未吐之絲耳南人養蠶室中以熾火逼之欲其早老而省食此其絲細弱不逮于北方也本草謂蠶婦不可食苦蕒令蠶爛壞處州人言此菜家：養蠶不聞有損方書有治蠶齧藥亦未嘗聞見被傷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虱於綿絮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使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為青蟲飛去嘗試之信然皆背拆而化

生薑苗鋪薦席下去壁蝨椒葉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此草葉如狗舌夏秋生細花始白漸黃無甚香臭花莖長出葉上根已枯而葉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細以乾

薑滋味和之作餛飩餅夾食之已泄利葉擣如泥可煨硫黃原人裴棐和之云嘗用之也

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紹聖中有引白樂天罷忠州刺史還朝詩云無柰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自是始并魚皆借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衣而唐牛叢以司勳負外郎為睦州刺史帝面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豈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為異乎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

家競作白粥於工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爲花鳥象更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爆竹每發聲即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山遇上元即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爲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

逐村之人各爲一舟共雇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掛楮錢或爭馱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鬪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于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譁一笑須筵中闕堂衆庶皆噓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塾上爲記至晚較旗多者爲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

家絞絡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鈎簾以
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
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
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
其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
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
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
置盃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
人竒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
一載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惟赭
傘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

檣桅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
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于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
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
雞犬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破曾背以取
心腹中物殞無完柩大達已蔽於蓬蒿菽粟藜藿亦無
人采刈至咸平僧舍有金剛經一藏帶帙皆爲人取去
散棄墻壁間乃太平興國中所賜字畫紙飾頗極精好
後見家人輩私攜其三卷以來常念欲轉以授人值歐
陽延世慶長與二弟自海陵過常熟相遇偶話泰州近
有一士子少年因遊城隍廟見塑婦人而關三木傍有

獄吏展案牘者乃戲解其縲於牘上書一放字是夕遂
夢至廟中獄吏詰以婦人對詞未竟君輒縱去當復為
我攝之士子譙不謂行吏前捉其臂已覺酸楚久之又
擊其背痛苦弗堪乃告之曰吾能誦金剛經幸見怒吏
即引之見王召令升殿誦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嘿誦
但常讀耳王命吏取經頃刻已至視之乃其家本也讀
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無數皆合掌嘿聽至卷終
王語吏云可放其去失囚當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門
以衣袖拂其背痛即頓除而喜於得脫忘使治捉臂之
處既覺明日命僧諷誦經廟中以為陰報而臂上遂發
大疽破潰月餘方愈慶長兄弟親所聞見亦欲持誦此

經恨無善本遂以與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真實之
語其利為博也

靈棊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貨亦曰初吉繇文曰客
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珍玩金椀玉盃晉顏幼明解曰
以陰處中應乎外陽有朋遠來不亦宜乎南者陽位故
曰南來寶貨珍玩貴人之資也金椀玉盃良宴之具也
宋何承天亦以為大吉之卦楊文公在翰苑卜得之忽
有金帛之賜吳玕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遷給事中
賜對衣金帶鞍馬而南史載齊江謚武帝出為東海太
守未發憂甚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盃及詔
賜死果以金甕盛藥鳩之然則繇文如卦影之象雖人

各有其應而吉凶特未定也豈禍福天之所秘終不容人推測乎

寒食火禁盛於河東而陝右亦不舉爨者三日以冬至後一百四日謂之炊熟日飯麩餅餌之類皆為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為甜團切破暴乾尤可以留久以柳枝插棗糕置門楣呼為子推留之經歲云可以治口瘡寒食日上冢亦不設香火紙錢掛於塋樹其去鄉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幣於空中謂之擘錢而京師四方因緣拜掃遂設酒饌攜家春遊或寒食日陰雨及有墳墓異地者必擇良辰相繼而出以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謂寒食為一月節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種：備具至有

簫鼓樂器亦儲以待用者

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下至計食令史皆服青幘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干色為頭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立春日干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至於籠頭繩索與策人衣服之類亦皆以歲日為別州縣官吏執鞭擊之以示勸農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爭奪而河東之人乃謂土牛之肉宜蠶兼辟瘟疫得少許則懸於帳上調水以飲小兒故相競有致損傷者處：皆用平旦而衢州開化縣須俟交氣時刻有至立

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麼僅若狗犬其陋尤可笑也漢志又載季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時無有行者

漢文帝贊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以成帝營昌陵不成復歸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諫曰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而晉史愍帝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後世疑瓦器為不然按赤眉在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宋

太祖皇帝即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漢文亦在其間皆唐末五代之所發者蓋模金之人但見巍然大冢安知其中為無有自非不封不樹則未有不發之墓也世云張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盜張以所得甚厚故不傷其尸而晏以徒勞遂破其頭顱而去此又儉葬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論也今葬者必瘞誌文蓋備其必發不然何用置於壙中乎

江浙無兔繫筆多用羊毛惟明信州為佳毛和柔而不攣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禿湖南二廣又用雞毛尤為軟弱高麗用狸毛毛反太堅勁也其用鼠須止一兩莖置筆心中如狸毛則見於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

蒸濕墨皆膠敗滯筆而無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則陰潤不能壞也

建中靖國初韓忠彥曾布同為宰相曾短瘦而韓偉岸每並立廷下時謂龜鶴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待之厚游處未嘗不與之俱人呼為內翰夾袋子秦觀之子湛大鼻類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為嬌波斯有揚州人黎珣字東美崇寧中作郎官監司又有京師開書鋪人陳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為蝦蟆而瓊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俗號蝦蟆亭天清寺前多積潦亦名蝦蟆窩都中輕薄子戲詠蝦蟆詩曰佳名標上苑窩窟近天清道士行為氣梢工打作更嘉言呼舍弟東美是家兄莫

向南方去將君煮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載官片大臘茶與白礬二物解百毒以為奇絕 本草茶茗荈皆一種俱無治毒之功後見劔川僧志堅云向遊閩中至建州坤口見土人競採鹽麩木葉蒸搗置模中為大方片問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賜茶也更無茶與他木然後知此茶乃五倍子葉耳以之治毒固宜有效五倍子生鹽麩木葉下故一名鹽麩挑衢州開化又名仙人膽陳藏器云蜀人謂之酸栳又名醋栳吳人呼為鹽按玉篇栳字皮秘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可食味酸美本草云出吳蜀山谷余疑五倍子乃吳栳子聲訛而然耳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癢者北人謂之臙
瘡南人呼為鼐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
者乃無一二婦人^以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女亦多
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鮓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
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腎
而足鼐之間二脉皆由故瘡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
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者使人熱中鹽者
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微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為
癰瘍血熱而弱故又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
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氣入于四肢滯血化為癰疽
今白酒麴中多用草烏頭之類皆有大毒甚於諸石釋

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况又害不在於目前者
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贈憶李白及寄姓名於他詩者凡十有三篇
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又有登兗州城樓
詩蓋魯碭相隣而太白亦有魯郡堯祠送別長句雖不
著為誰而作然二公皆嘗至彼矣世謂太白惟飯顆山
一絕外無與少陵之詩史稱蜀道難為杜而發二公以
文章齊名相從之歎不應無疇唱贈送恐或遺落耳按
工部第二高適嚴武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魯郡
東石門送杜二子詩一篇余謂題下特脫一美字耳杜
贈白詩云秋來相顧尚飄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飛蓬

各自遠云以此考之各無疑者俗子遂謂翰林爭名自
絕因辨是詩以釋爭名之謗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
後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
蓬各自遠且盡林中盃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少
陵壯遊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剡溪蘊秀異欲
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李所謂友人者疑
亦子美也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為然若施之於
他則衆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
焉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謂賢人君

子論語畏大人注大人即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
之心注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謂輔臣
大人正己而物正謂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養其小
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注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
志者為大人如大人弗為大人者言不必信義亦類此
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為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
為大人遺體崔鈞云大人少有英稱晉陳騫云大人大
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無徹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
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
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
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蘇章傳蘇純云輔號為大

人注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注
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曰揚州災
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邪單于傳大人相難
久之後漢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唐蓋蘇文父為東部大
人則夷狄亦指尊長為大人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荆間
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稱我向子恒稱名此其異也又有
名子為大人者此人恒呼子為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鞮
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
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
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丈人母獨孤氏為
丈母故今時惟婿呼婦翁為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

笑至呼父為爹謂母為媽以兄為哥舉世皆然問其義
則無說而莫知以為媿風俗移人咻於衆楚豈特是而
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之爹
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荆云方言謂父為爹
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異也

王逸少好鵝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鶩
為右軍梅為曹公前人已載尺牘有湯燭右軍一隻蜜
浸曹公兩瓶以為笑矣有張元裕云鄧雍嘗有柬招渠
曰今日偶有魚左軍者已令具麪幸過此同享初不識
左軍為何物既食乃鴨也問其所名之出在鵝之下且
淮右皆有此語鄧官至待制典荊州洵武樞密之子俗

人以泰山有丈人觀遂謂妻母為秦水正可與左軍為對也

金虜那知鼎重輕指蹤元是漢公卿襄陽只有龐居士受禪碑中無姓名人云呂本中居仁詩也而其父好問在圍城中豫請立張邦昌之人遂為偽楚門下侍郎有無名子大書此絕于常山縣驛云呂本中罵厥頑之作云

衢州山縣每春時昏翳如霧土人謂之黃沙落云有沙墮於田苗果菜之中皆能傷敗沾桑葉尤損蠶中人亦能生疾是亦嵐瘴之類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長老法英少有道譽兼通外學後退居在

東都淨因院嘗有堂僧以十二時歌贄之既去即擲之於地曰是何亂道不謂其僧佇立戶內皆聞見之已而僧自他適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獄而京師勘鞫初到皆未示問目但責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治而自狀其過者英對以不知所犯於是桺足縛之仰卧牢上以書卷令讀盡僧之法名凡數千名問令供孰與相識閱之累日乃記贄歌之人遂以告獄吏吏詢遊從因由即具道素不交關但嘗一見而有輕笑其文之憾恐挾此誣詆其僧乃張懷素之黨云與英結謀入蜀為亂究之既無實迹詢其妄引之由果見薄之恨也其僧坐死英得釋放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信可為戒一毀其文

而遽以死逮之爲報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皂莢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葉如槐而細生角長者不過三數寸子圓黑肥大肉亦厚膏潤於皂莢故一名肥阜人皆蒸熟暴乾乃收京師取皂莢子仁煮過以糖水浸食謂之水晶阜兒車駕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爲之食者多苦腰痛當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載竟莫知爲何木或云以沐頭則退髮而南方婦人竟歲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東而西爲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爲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

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跽右遶華嚴經淨行品云右遶於塔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矣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遶而逆行李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衆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瞻部一洲耳天帝之宮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

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為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倣為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為上瓦五月為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為上瓦坤為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為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為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稽聊以當沙堤

高衛黎確為吏部侍郎孟庾為戶部侍郎髭髮皆白而趨朝立班常相隨時呼為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給事中洪擬戲之曰公乃借補老君也蓋是時文武官多借補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語黎孟曰吾三人趨朝當獨早於他官二公問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尚何疑乎

趙普以佐命功封韓王車駕在臨安趙子畫韓肖胄王衣同為貳卿時人目之為趙韓王

周曼衢州開化縣孔家步人紹興二年以特奏名補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縣尉待闕有人以柬與之往尋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喚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

欲送汝縣中喫棒又嘗夜至邑中靈山寺以知事不出
參呼而捶之曰我是國家命官怎敢恁地無去就欲作
狀解官羣僧禱之且令其僕取賂而已曾乾曜有醜奴
兒詞十三首皆詠外州風物其一云驀地廝看時赤怕
那迪功郎兒氣岸昂：因權縣廳子叫道宣教請後有
無限威儀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剗地胡揮甚時得歸京
裏去兩省八座橫行正任却會嫌卑令勸周所為則曾
詞模寫已大柰富貴矣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
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
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澁也而河

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
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珽以蔓菁子薰目致
失明今不聞為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
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為燈但煙濃汙物畫像之類
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
悞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
灰尔嘗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鬣
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
其煙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
用處婺州亦有潁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
歉人相食煉腦為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

本草麻蕒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者故世人謂塵
為勃土果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麩而以乾者
傳之亦云麩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謂之米悖音佩而
從力者韻無兩音大業雜記載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
王食經有四時飲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糲乃如此書如
茶飲茗飲桂飲酪音皆然未知與今同也否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
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
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彫鏤之
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
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單州成武縣織薄縑脩

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浣之亦不紕
踈隲陵有一種綃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午
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為線織方勝花一疋重
只十四兩者宣和間一疋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鍮石
鐵石之類甚工巧尺一對至五六千番鑷子每枚兩貫
邠寧州出綿紬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十
緡原州善造鐵銜鐙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
寶鑲厠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
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十數獻童貫者
河間善造篋刀子以水精美玉為靶釵鏤如絲髮陳起
宗為詹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極

鹿魯而製茶籠鐵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縠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為宰相張說以素憾懼潛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開元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

帝王東西宮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後竟罷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蕩覆天下林甫之術蓋祖於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賊亂之人猶假以為惡況資權譎者乎

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更修見其鐵樞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西道北有晁錯廟范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邦人為營房祠於廟旁掘地得古井不以甃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籠牀之狀高尺許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莫知何時所創也余後官五原隣郡如鎮戎懷德邊寨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陝西地既高寒又土紋皆豎官倉積穀皆不以物藉雖小麥最為難久至二十年無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作窖開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穀多寡四圍展之土若金色更無沙石以火燒過絞草絙釘於四壁盛穀多至數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實其口上仍種植禾黍滋茂於舊唯叩地有聲雪易消釋以此可知夷人犯邊多為所發而官兵至虜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倉庾去地數尺以板為底稻連稈作把收雖富家亦日治米為食積久者不過兩歲而轉地卑濕而梅雨鬱蒸雖穹梁屋間猶若露珠點綴也

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余嘗守官襄陽求峴山之碑久已無見而萬山之下漢水故道去鄧城數十里屢已遷徙石沈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設亦徒勞耳今州城在峴兩山之間劉景升墓在城中蓋非古所治也峴山在東上有羊叔子廟萬山在西元凱祠在焉去三顧門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欄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後圃過山十餘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樂相傳躬耕歌梁甫吟於此萬山又名小峴或曰西峴故子美詩云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孟浩然葬鳳林關外後人遷其墓碑於谷隱寺中遂失冢所在習池在鳳林寺山北岸為漢江所鬻甚迹

數十年後當不復見矣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人以為滅族之應鄭注敗前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暮年而卒

筆談載陝右以蟹辟瘧鬼余在安定嘗會客曹黃中庸食蝦駒不去殼齒齧皆傷遂擲去之都監楊璋見瓊枝皆撥去曰不喜食此脆骨游師雄景叔長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魚皮煮熟翦以為羹一縷可作一甌食既范問游味新覺勝平常否荅云將謂是飶飶已哈了蓋西人食麪幾不嚼也南人罕作麪餌有戲語云孩兒先自睡

不穩更將捍麪杖柱門何如買箇胡餅藥殺著蓋譏北食也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於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王愷乃踰於劭一食萬錢猶曰無可下箸處而唯曾著於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萬之語也

先公元祐中為尚書郎時黃魯直在館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筆墨來易米報謝積久尺牘盈軸日之為乞米

帖後領漕淮南諸公皆南遷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東坡到惠州有書來謝云蒙假二卒大濟旅途風水之虞感戴高誼無以云喻方走海上益遠言之悵焉永慨余池飭寶之崇寧初晁無咎嘗跋其後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盼况嗜好吳越哉季裕加於人數等矣又有昭陵於金花盤龍牋上飛白清淨二字其六點作魚龍鳥獸之象乃主著所獻三百點中所無者又十幅紅羅上飛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東坡書白紵詞與四學士各寫其詩詞凡二十軸懸之照耀堂宇為利誘勢脅於大觀之後幸能保守靖康中穎川遭金虜之禍化為煙塵往來于心迄今不能

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陰穎上縣與壽春六安為隣夾淮為二鎮號東西正陽其西屬穎鎮城之中有塼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載其與僧伽俱來終於正陽云後若千年僧伽緣盡彼當代其揚化今亦下臨淮流雖大漲不過塔基之陸東坡守穎有文祭之禱雪即應一方事之甚嚴建炎元年泗州浮門內火發未及普照寺而塔中已燄出一藝皆盡僧伽真像僧徒僅能營救別建殿以庇方就而胡寇已來又皆燒毀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真像胡人負之北去疑釋子諱為灰煙也然劫燒之來麗於形質孰不歸空數緣既盡雖云堅固亦自當滅豈佛陀之

識將在是乎

管中窺豹世人惟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虜爲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虜而議和既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爲之語曰不取肅王廢舒王不殺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胡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薄暑乃歸

遠至湖湘二浙古云胡越言風馬牛不相及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爲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度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游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爲口實矣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礪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金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温

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
食者老瘦男子瘦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
羨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唐止朱粲一
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衆
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
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吳輝子華中奉云渠倅嚴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
夕焚尊勝陀羅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萬州有一妓忽
持白紙至郡視其神色大異平日問其所訴乃云某乃
境內之神每荷公厚賜欲以少事相報願使吏以授其
言遂令書之云某月日郡界當有災比隣境爲輕冀無

驚懼欲再詢其名號則妓已省不自知其來也至其日
果大風雨已而震雷大雹傷害田稼但循江而過兩岸
所及不廣比郡至殺人畜田之損者十多八九又嘗自
錢唐將還家泛舟已到桐廬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尋
李太博船李驚起視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賊
發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
岸詢其子細則已不見遂遽還會稽乃方臘已至睦州
同行數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後守嚴盡飾境內神祠有
一廟神像皆毀唯三軀獨存而吳不記其名嚴之城隍
神乃勅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吳亦不憶其始因也則尊
勝之利於幽冥蓋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後以國用窘匱凡故例羣臣錫予多從廢省惟從官初除鞍馬對衣之賜猶存而損其半紹興二年黎確由諫議大夫除吏部侍郎見其賜目後用御寶而云馬半疋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袴一隻甚可笑也然皆計直給錢但當減半計數可矣時有司之陋大抵多類此

兩朝誓書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於天章閣其詞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

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壠畝稼穡南北勿縱驚搔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洵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剏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報書云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下誓書云以風土之宜其下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

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諮
 述不宣謹白自是兩國百有餘年堅守盟書民獲休息
 而宣和中與大金結好亦有不克享國之言後先渝之
 至以失信為責改立偽楚四海之人肝膽塗地孔子以
 兵食為可去可見矣

昭陵時呂夷簡為相緣西夏事虜人遣劉六符來索故地又增銀絹

各十萬富鄭公報使僅免敗盟不用獻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盡省曹臺閣皆令老吏記憶
 舊事按以為法謂之省記條皆臨時徇私自便而胡騎
 自浙中渡江北歸官軍敗於建康江中督將尚奏功云
 其四太子幾乎捉獲亦為之推賞時謂以省記條推幾
 乎賞

詳前古于天記... 述不直謹白... 而宣和中與大金結好亦有不克享國之言後先諭之
至以失信為責改立偽楚四海之人稱勝發地孔子以
兵食為可去可見矣
昭陵時呂夷簡西夏索故地天增繼統
人遺劉六符來索故地天增繼統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盡省曹臺閣皆令老吏記憶

舊事按以為法謂之省記條皆臨時徇私自便而胡騎

自浙中渡江北歸官軍敗於建康江中督將尚奏功云

其四太子幾乎捉獲亦為之推賞時謂以省記條推幾

乎賞



